

加强研究、活化利用 让藏书里的文字 “活起来”

一幅横向流动的《千里江山图》上,标注了“涑水”“濂溪”“玉山”等若干个古地名。数百个衣袂飘飘的儒生,正在图上缓缓挪动,像是在“赶路”。他们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的行程,代表着他们的求学历程和所属学派。

这是北京大学人工智能专业学生马源和她的同学们向首届“北京大学数字人文作品展”所提交的展品——用JavaScript完成的H5习作,取名为“《宋元学案》知识图谱可视化系统”。

《宋元学案》是余姚学儒黄宗羲的未竟之作,由其子孙后代耗费140余年完成,是了解和研究我国宋元时代学术思想史的必读书目。在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,收藏有一部国家一级善本古籍《宋元学案》手稿本,虽非完本,但在版本学上具有重大意义,也是一部由“梨洲文献馆”进入余姚市文保所收藏的古籍。

梨洲文献馆在余姚知名度很高,为当地有识之士姜枝先等人在1954年为“挽救文脉”创立,地点在龙泉山上王阳明讲学过的“中天阁”,为收集、存放解放初期余姚各地散落的书籍、文物提供了一方园地。

梨洲文献馆的古籍和梁弄五桂楼藏书,是余姚市文保所古籍的主要来源。2016年,借古籍普查和典籍数字化之便,该所在网上推出“梨洲文献馆古籍资源库”,提供族谱、志书、珍贵古籍、姚江名人著作等四部分内容的索引,为余姚“文献名邦”的称号加上现代注解,也使馆藏文献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,催动了相关研究进程。据余姚市文保所所长李安军介绍,“今年,我们计划将梨洲文献馆恢复到线下,进一步为读者提供方便,也欢迎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。”

同样是在研究转化方面,近年,天一阁博物院古籍地方文献研究所主任李开升成果不断,《明嘉靖刻本研究》《古籍之为文物》等读物相继出版。

“‘嘉靖本’是中国雕版印刷史上极具特色的古籍版本,其所使用的‘宋体字’构成今天电脑‘宋体字’的直接来源。”李开升介绍,因天一阁主范钦是嘉靖时人,天一阁因此也成为收藏“嘉靖本”的主要单位。“几天前,还有字体设计师来天一阁汲取设计方面的灵感”,在李开升看来,这也是让藏书里的文字“活起来”的一种方式。

屠呦呦曾提及,在她的研究遭遇瓶颈时,在东晋葛洪的中医古籍《肘后备急方》中看到一句话:“青蒿一握,以水二升渍,绞取汁,尽服之。”就是这个“绞”字给了她启发,让她敲开了提取青蒿素以治疗疟疾的奥秘之门。

最新发布《意见》特别提出,要挖掘古籍时代价值,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,其中蕴藏大量的空间和可能性。在围绕古籍的基础工作已基本完成的当下,如何实现古籍的“活化利用”“活态传承”,让藏书里的文字真正活起来,无疑考验更多人的智慧。

□相关链接

慈溪“思绥草堂” 亮相纪录片 《穿越时空的古籍》

近年来,聚焦古籍的纪录片、综艺节目不断涌现,并频频获得预期之外的关注。今年1月份登录B站的《但是还有书籍》第二季首集就聚焦古籍,在网络上取得了9.4的超高分好评。去年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推出了《典籍里的中国》,借助舞台话剧和古今对话,节目网络视频播放量迅速破亿次。其中有一集讲述王阳明《传习录》,由辛柏青扮演的王阳明和400年后的现代人撒贝宁跨越时空进行对话,将《传习录》在明代的创作环境、王阳明和弟子徐爱之间的点滴故事生动呈现。此外,如《中国影像方志》《古书复活记》等节目也让古籍深入人心。

今年3月,又一部纪录片《穿越时空的古籍》在西瓜视频上线,观众目睹学者和艺术家修复古籍、演绎古籍内容同时,也让原本束之高阁的古书逐渐鲜活,截至目前,播放量已达数千万。

其中第三记《家谱里的人生》将镜头对准了宁波慈溪一位私人藏家,有“中国家谱收藏第一人”之称的励双杰。1993年,励双杰在慈溪周巷的姚北古玩市场淘古书,突然看到一部32册的《上虞西华顾氏家谱》,误打误撞走上一条人生的“岔路”。“当时,对方讨价1000元,并不是一笔小数目……我脑子不知怎么想的,觉得家谱是特别神奇的东西,我就想要。钱付给他的时候,整个手都在抖。”励双杰说。

从那以后,励双杰一直在跟家谱打交道,翻着那些质朴的纸张,读着那娓娓道来的有关家族祖先的故事,“感觉一部家谱就是一部演变着的历史,特别有意义”。

目前,励双杰的“思绥草堂”已收藏1949年前的家谱原件近2.5万册,包含400多个姓氏,其中80%都是孤本。他本人出版了专著《慈溪余姚家谱提要》《中国家谱藏谈》,长篇小说《阳谋》等,还主编《思绥草堂藏稀见名家家谱汇刊》,获2012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。

近日,励双杰在忙一件大事,思绥草堂将因地块拆迁而搬家。据了解,在得到慈溪白沙路街道文化站的支持后,思绥草堂将搬进该街道新设的传统家训文化展示馆。届时,除了专门的储藏空间外,还会有对外展示、提供交流的场所。

■宋韵文化简读



周文矩《重屏会棋图》(五代),图右为壶门榻,屏风前为插肩榫鹤膝腿榻。

设一几一榻 架书数百卷 ——从欧阳修《非非堂记》 谈宋代文人士大夫书房器物及意境

吴圣超

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(1030)进士及第,同年五月,任两京留守推官。次年,他在办公厅修整后,在“其西偏”构筑一堂,命名为“非非堂”,并撰写《非非堂记》,文曰:

“权衡之平物,动则轻重差,其于静也,锱铢不失。水之鉴物,动则不能有睹,其于静也,毫发可辨。在乎人,耳司听,目司视,动则乱于聪明,其于静也,闻见必审。处身者不为外物眩晃而动,则其心静,心静则智识明,是是非非,无所施而不中。夫是是近乎谄,非非近乎讪,不幸而过,宁讪无谄。是者,君子之常,是之何加?一以观之,未若非非之为正也。

予居洛之明年,既新厅事,有文纪于壁末。营其西偏作堂,户北向,植丛竹,辟户于其南,纳日月之光。设一几一榻,架书数百卷,朝夕居其中。以其静也,闭目澄心,览今照古,思虑无所不至焉。故其堂以非非为名云。”

非非堂座落在新厅西边的一隅,四时花卉,修竹掩映,流水萦绕,曲径通幽;欧阳公谓堂内布置一几一榻,架书数百卷,简而精,素而雅,或有琴挂于壁上,知己者知音,文士亦以此为情怀之抒发。窗明几净,纤尘不染,了了数物,然后虚室而能生白。欧阳公文章言简意深,其生活起居亦如此。《非非堂记》中“以其静也”为要旨,静而后能安,能虑,能得,文士皆以修身为本。

几通常为香几,其为礼器,敬天祭神,等级甚高。宋时,焚香已成为日常,净室静心。每逢中秋,小姐、夫人常设几于庭中,焚一炉香,是名拜月。欧阳公虽未道出几上所陈之物,可想而知必设香炉。欧阳公收藏研究古代碑刻铭文,青铜器皿,为北宋三大金石学家,著有《集古录》,古代名器始有传。或许此几上应是商周时期的青铜香鼎,宋画中亦屡有所见。有言:好古者情深义重,欧阳公奖掖后人的仁心与“人生自是有情痴,此恨不关风与月”的胸襟,为人所敬重。王安石在《祭欧阳文忠公》一文中评价他“生有闻于当时,死有传于后世”。

榻有坐榻、卧榻之分,狭而长,无围栏。唐制多为壶门造型,箱体结构,至宋时,又有插肩榫鹤膝腿榻出现,也是从壶门榻演变而来。欧阳公朝夕居其中,理应为卧榻,倦时便可小憩于榻上。宋太祖曾言与南唐使者徐铉:“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”,闻者惊叹。卧榻之名也因此典故而为更多的世人所知晓。榻在汉时就流行于贵族官僚阶层,为尊者、长者的用具。《世说新语》有记载东汉太守陈蕃招待名士徐稚的故事,陈蕃尝于壁上挂一榻,但有徐稚来,则命人取下,请其坐榻上。礼贤下士,传为美谈,此榻应为坐榻,下榻之名由此而来。榻在宋代为主要的家具,常设在客厅正中或书房内,与屏风组合使用,可坐可卧,主人时邀贵客共坐一榻,或对弈,或宴饮。

欧阳修作为一代文宗,解经修史,诗词文章,自成一派。其堂内架书数百卷,为学不遗余力。堂内器物甚少,惟其书多,充实学问,涵养天机,此间却是熠熠生辉。

宋初休养生息,以俭立国,风尚绵延数十年,至仁宗时期,社会渐趋富有安稳,但隐患时现,外有强敌环伺,内有朝政颓靡之象,遂文人士大夫奋起振作,忧国忧民,立匡时济世之志。欧阳公所布置之非非堂,器物疏朗简要,意境幽远深沉,其精神可见一斑,为这一时代之缩影。